

俠義
小說
林中奇俠

第一回 斬黑虺士設玄譚

傳黃髯異人驚異語

一條周身滿點着梅花斑紋的烏黑大蛇，從一樹枝葉撐天的老松上邊，豁的一響倒挂下來。剛想要聳身到地的時候，樹背後蔭地閃出一個人來，從腰袋裏掏出一把雪亮的青萍寶劍，望正這條黑蛇頭上輕輕一揮，頓時赤血直噴，紅淋淋的灑得滿地都是。這條蛇只把身子扭了好幾扭，性命就此結果了。這位殺蛇的人，身長體壯，面孔黑裏帶些紅光，兩隻神光燭炯的眼睛，從眼皮裏直瞪出來，宛如似一隻銅鈴一般，更加着滿嘴生着蓬蓬鬆鬆的黃髯，相貌格外見得雄奇非凡。活像是圖畫上所摹寫的古英雄了。他已經把蛇殺掉，就俯身下去，摘了一些草葉子，把劍口上的血迹抹了幾抹，還仰着頭子怪笑了幾聲，就此向前跑了，走不上幾步，背上忽然覺着有物觸着他，不免一怔，心裏想：不要這條蛇又是活了。連忙回頭一瞧，原來橫裏又閃出了一個面目枯槁的老道士，正伸出了他的手，在他自己肩上微微拍着黃髯，只好立定了。老道士就作了一揖，黃髯也答了一禮。老道士就笑着啟問道：貧道敢問剛纔松樹下橫着的一條大蛇，可是壯士殺死的？麼黃髯冷冷的說道：是的，他是一條要殺生的東西。我就把他斬了。老道士道：他果真是殺生的？但是你把他斬了，也就是殺生啊！你現在所種的罪，

孽可就。和這條蛇是一般的國法上殺人的罪。是斬。不過官府把這犯人殺了。也要算是殺人。犯啊。他殺了人。是有罪的。難道官府把犯人殺了。不算。是罪麼。哈哈。黃髯本來見了這個老道士。很是瞧不起他。後來聽他說出這一番玄妙無窮的話來。心裏明白。這個道士確是一個奇人了。就連忙恭恭敬敬的施了一禮。說小子受教了。老道士只是笑了一笑。望東指道。這山凹裏有一座紅磚的破廟。就是貧道託足之所。壯士是要有空再來談着罷。老道士說完了。話飛一般的走去。竟連頭都不掉。黃髯還想問他幾句。那裏還能追上。只好在一塊磐石上面坐了。嘆着幾口氣。向前一望。祇見白雲一縷一縷的從山岫裏裊出來。把一條山徑都沒了。那個老道士再也沒有蹤跡。只有一隻黃鶴向前南方直飛過去。一霎不見了。黃髯低頭細細把道士的話一辨。越覺奧妙無窮。竟是上下古今沒有一個人能夠說出的話。偷從這一番話逐漸推想開來。就覺着天下爲善的事。倒變得沒有一件不是濟惡了。就從盤石上立了起來。再從剛纔來的路退了回去。走到死蛇淤着的地方。揮了幾點英雄壯淚。向死蛇默祝道。你殺生是錯。了我殺你。愈加是錯了。我實是不應該殺你啊。天理是循環不絕的。我現在把你殺蛇。自然還有人殺我。殺我的人。自然再有人殺他。你殺我。殺就再沒有了。局的時候了。啊。我殺你是錯了。黃髯祝完。就再拔出寶劍。從地上掘了一坎。把黑蛇埋在裏邊。長嘯了一聲。大踏步的歸去了。

這時候一個殷紅的太陽漸漸向山腳落了下去。一鉤新月倒跟着升上來。了滿山裏暗了下來。只聽見兩旁的松樹獵獵的生出一般怪風來。還夾着樹旁荒墳裏鬼叫的聲音。斷斷續續更覺德陰慘。非凡要是旁的人走着這一條路。恐怕胆小的連魂都要嚇落咧。倒是黃了胆大如斗。他這時候不要說是不怕。還心裏分外的快活哩。他一路跑着。一路吟着。也不知道吟的什麼。只覺着嗚嗚咽咽的歌調着實像和山鬼唱和一般。要是這許多荒墳裏倘有一個酒鬼跳出來拉着黃髯到坎墩下吃鬼酒去。黃髯一定也肯去的。原來黃髯除着一口劍是他寶愛的以外。要算杯中物是他最心愛的了。但是這一個理想還是做書的假設的一個人變了一個鬼。恐怕生前就是喜歡喝酒。死後可就難了。記得從前人有一句詩道。一滴何曾到九泉。這不是做鬼的沒有酒吃的明證麼。且說黃髯慢慢兒的踱着歌着他的家裏倒就到了他住的房子。是一座茅廬低低的築在一座危崖下面。這座危崖是一所山東境內人跡不到的荒山。所以黃了現在住的是在山東什麼境縣什麼山崖做書的一概交代不出。只好說黃髯是住在山東省裏的無名山上罷了。他住的雖是茅廬收拾得却是清雅非凡。門前種着兩三叢的修竹。牆上蔓延着一些山花。幽紅細綠。直好像仙境一樣。門裏還有一個小小的庭園。並不種什麼花木。只是滿地的鋪着碎沙。沙上還放着一副絕大的石担和幾枝木棒。想來是黃髯練

武的所在了。再望裏進去，就是一間小小的屋。中間放着一隻長案。案上堆着幾冊孫武兵書和幾個酒瓶。幾雙杯盤。一個酒瓶是倒了。瓶裏剩下的一些酒，灑還一滴一滴的流到檯面上來。把幾本書的書角都浸濕了。案旁放着一隻用樹根雕琢成功的高椅。上邊還蒙着一條虎皮。紋理很新潔。好像是新剝下來的一樣。椅旁就是一隻爐鍋。裏面熱騰騰的，不知燒些什麼。這間屋的兩邊還有兩間小屋。一間是擺着一隻木坑和一隻短椅。旁的東西是沒有了。一間門却是緊鎖着。從門縫裏張去，祇見滿屋堆的都是野獸的皮毛。骨角還有好幾副人骷髏。都一起堆在壁角裏。一陣一陣的血腥氣還從門縫裏透了出來。教人真是難聞。不知這般皮骨黃髯是從那裏去弄來的。藏了又有何用。今且不去管他。只說黃髯一到家裏，就在虎皮椅上坐下了。還點上了一根絕大的紅燭。再拿了一隻大杯。從瓶裏倒上了滿杯的酒。呷了幾口。就取了一隻木盤。跑到爐前。從鍋裏鉗了一條鹿腿起來。從新還到案前。把杯裏的酒又倒滿。就了雙手托起杯來。仰着嘴。一口氣吸盡了。嘴旁邊髯鬚上面都濕淋淋的。沾着好多酒。灑他就伸手一將。將下來的酒灑還留在手心裏。面他把舌頭趁勢一捲。吸個乾淨。再放出他十隻像巨鎚一般的手指頭。將一條鹿腿一擘。四塊一塊一塊送到嘴裏去嚼了三四嚼。就咽下肚裏去了。不滿一刻功夫。一條鹿腿就吃完了。黃髯用一條布巾把嘴一揩。再將杯盤豁琅琅的

一起推到了地下。重將燭心剪了一剪。拿起了一本舊書。高聲的誦讀起來。聽他讀的詞句。就曉得黃髯讀的是太史公游俠傳。讀不滿兩頁。他忽然又把書擲了。把燭也吹熄了。立了起來。一直奔到庭心裏。把劍拔了起來。舞個不住。刀光和月光映着。倒把屋裏也照耀得很亮。正在舞得十分起勁的時候。忽然大門上面隆隆的響着。兩扇柴扉幾乎倒了下來。黃髯聽了。門響鼓腮把髯鬚一吹。恨恨的說道。討厭的東西。今夜你又來了。麼這一遭。我是不恕你了。他的話還沒說完。已經走到門旁。把門一拔。衝了出來。從月光下面望去。只見一隻白額金錢大豹。伸直了尾巴。儘向門上擊來。黃髯提起寶劍。用勁的直向金錢豹的尻後刺去。那隻豹震天的吼了一聲。倒垂着尾巴。直向前面一排樹林裏竄身進去。黃髯也不再追上去。只低低的說一聲。饒了他罷。依然還到屋裏。把大門重新落了門。再點上了紅燭。坐在虎皮椅上。自言自語道。我從前讀了萬卷的書。出去問世。但是世界上的人。都不容我。并且不但世上的人。是這般。到後來連父母和妻子。都看輕我了。我就只好逃到這座空山裏來了。這時候我的心裏是很怨憤。我自己想。我當時很用心的讀書。總以爲裝滿了一肚皮的書。出去問世。一定能够一鳴驚人。的了。倒不料因爲我的肚裏是裝滿書的緣故。却給一班胸無點墨的人。妬忌得不得了。加着我只能夠讀書。拍馬和吹牛。一向是不懂的。這個惡濁世界。自然是容不得我的了。我現在棄

文從武把個身子練得好像是銅鑄鐵打一般一口寶劍倒算是我的知己了。我很不願意老死在這一座荒山裏面一定還西到這個惡濁世界裏去混一場好在我現在並不是一個文弱讀書生了實在是一個野蠻人啊世界上的人總是見兇碰佳的他們一個個雖是刁惡乖巧我只要把野蠻手段去對付他們他們可就要怕了我以前受了許多不平的冤氣現在我就要代人去抱不平我滿腔的冤氣就算是伸咧好了好了我就要離着這一座荒山了我一定要到人寰裏去一顯我的好身手了黃髯說到這裏就把寶劍重新拔了起來把手指頭在刀背上彈了幾彈說道我的知己啊你現在也跟我到外面去走一嘗嘗一些世故人情罷世界上儘有着好多不平的事要等你去打抱不平咧就是我這一會出去的要靠着替你替我效力的黃髯一面說着一面彈着這口劍就鏗鏘鏘的響着好像是答應黃髯一般黃髯聽了劍聲精神又旺了不少就再跑到庭心裏去舞弄他的劍但是黃髯肚皮裏裝的老酒經他兩番的跳舞倒望上面衝動起來了黃髯胸口裏着實有些難過起來支不住把劍一拋身子一倒就此睡着了這時候正是秋天光景屋面上的樹葉經着風都吹了下來蓋在他的身上就像遮着一條被一般還有天上的月亮照在他的上面就像點着一盞燈一般黃髯幕天席地的睡着好算是有趣極了這時牆上躲的幾隻蜥蜴趁着月光都爬下來一隻一隻都躲到黃髯

的面孔上去。伸着他們的腳爪去爬弄黃髯的鬚鬚。黃髯睡的正着。又那裏覺得呢。原來黃髯這時候正做着一個怪夢。夢裏是他把以前的一輩仇敵都殺完了。就所世界上的一輩惡人也都給他用拳頭打死了。他心裏快活。非凡不免笑了起來。再睜眼一望。原來所一場好夢罷了。自己還是露天睡着。天上星斗一粒一粒都在他的眼前。一把劍竟拋在沙堆裏了。他連忙翻身起來。嚇得身上躲的幾隻蜥蜴連逃都沒有。逃處有幾隻向下亂攢。就壓死在黃髯的身下了。黃髯已經立了起來。就再回到屋裏。坐着一想。剛纔明白當時自己是喝醉了。免不得自己好笑起來。他再把手撐着頭。沈吟了。就一會他立刻決定。明天一定要和這座荒山暫時分別。倘再老守在這一處茅廬裏。可不是自己孤負了自己的一副好身手麼。但是他想到晚上在松樹下面碰着的老道士一番話。滿腔壯志。倒又灰了一半。不過黃髯這個人到底是一個好漢。他立定了志向。要做這一件事。就是把他的性命拋掉。他也是不管的。何況老道士旁人的議論。他越發是不問了。所以他當夜就收拾了一些銀錢衣物。打了一個包袱。坐候天亮。停一會東方是發白了。他就背了包袱。了劍。把門用鎖鎖上。就此匆匆的下山去。也不管此番應該到什麼地方。只是有路就跑。無路便歇。好在黃髯的兩條腿天生的健步如飛。一天跑百十里路。也是不希罕的。他已經下了山。還跑了好多野路。眼見的多是奇禽怪獸。高樹古木人跡。

是沒有的。他跑得肚子餓了。就採幾個菓子充飢。嘴裏乾了。就吸幾口泉水解渴。一到天黑。就在樹陰裏睡了。他是山人。住慣的。像這種生活。並不覺得有甚麼苦。一連跑了十幾日功夫。就到了一個很荒涼的小鎮。他在鎮裏只住了一夜。就再望前進行。他就跑到了一個很熱鬧的城市裏。他心裏一想。這塊地方。我倒不妨多住幾天。就去揀了一片客店住上。幾天還到外邊去逛。着想找一件事來試試他的身手。但是找了幾天。總沒有下手的地方。他是很耐不住。倒又想到別地方去了。

第二回 夢盡紅樓書生乞食

醉傾綠巖俠客留餐

濟陽市上。一家飯鋪子。階沿下面。跪着一個年輕乞丐。正在那邊哀哀呼號。求人佈施。但是來往的跑路人。那一個肯去睬他。有幾個倒還對他冷笑着。說道。你年紀輕輕的。也不想找一樁行業做。做倒要做起乞丐來了。豈不是不要臉麼。那個乞丐聽着這些譏諷的話。只好當做沒有聽見。一般仍舊低着頭向路人乞錢。但是他哀呼了大半天。連一個小錢都沒有討着。肚裏是有兩天沒有吃着東西了。真是餓得非凡。這家飯鋪子裏。燒的魚香肉香。一陣一陣送到丐兒的鼻管裏去。丐兒聞了。儘把涎唾咕嚕咕嚕的咽着。還看見裏面跑出來的吃客。都是大着肚皮。大搖大擺的走出來。丐兒連忙向他們叩頭求乞。只是他們的眼睛都是嵌在額角上。

面的不要說是道旁的丐兒。他們是瞧不到了。就是窮一些的人們。恐怕他們也不去睬他罷。可憐這個丐兒。喊到聲嘶力竭。肚子真是餓得燒心。了一眼。瞧見飯鋪子裏奔出一隻狗來。嘴裏還銜着一塊肉。屑搖着尾巴跑到他的面前來了。丐兒很不得衝上去把他奪下。但是又怕給人笑話。只好看着這只狗在他面前大嚼罷了。丐兒一面看着一面心裏想着。我以前也是一個錦衣玉食的執袴公子。跑到窩子裏。或是酒館裏。那一個不來趨奉我。就是我的脾氣也是十分慷慨。一擲不吝千金。這時候我是何等樣的榮耀啊。不防備一失足。竟變爲討飯的丐兒了。以前窩子裏酒館裏的鴇妓傭僕。又有那一個再來認識我呢。到現在就連一只狗都不及了。丐兒想到這裏。一陣心痛。不免放聲大哭起來。一時路上好事的人都圍了攔來。把個丐兒圍在圈裏。倒像是看猴子戲一般的。丐兒哭着大家笑着。丐兒哭得利害。大家反是笑得利害。有幾個頑童。還拍手拍脚的喊着有趣哩。真在哭笑並作的時候。忽然有一個滿頰鬚子的龐身大漢。排衆直入。有幾個人。竟是險乎給他撞倒。你道這人是誰。原來就是從無名山上下來的劍俠黃髯。他在濟陽一連住了好幾天。功夫幾沒有事兒。可做本來是想到別地方去了。今晚裏他在市上閒逛着。恰恰看見飯鋪子面前有一大隊人圍着他。心裏想。難道圈子裏面是打架麼。我就去排解開了罷。等到進了圈子。一望却是一個丐兒在那邊哭着。黃髯把身子

彎了向丐兒的面孔細細瞧了一會倒有些納罕起來原來這個丐兒衣服雖是襤褸齷齪面孔倒眉清目秀脣紅膚白宛像是一個大家的公子哥兒黃髯想不要這個丐兒也是一個隱者罷看他的神情真不是一個乞丐啊黃髯不問情由突然把丐兒拉了起來讓着一聲賢弟喝酒去罷這時候這個丐兒倒吃了一嚇還攀住了飯鋪子的門闌死也不肯前進只是求黃髯道老爺我是苦惱子兩天沒有東西吃了現在在這裏討兩個銅元換一碗粥吃吃請老爺不要和我尋開心了要是老爺此地不許我登我到別地方去就是了黃髯只是好像沒有聽見一般仍舊很力的拉他望前走這個丐兒也強他不過只好被他拖着儘望着前面走後面還跟着好幾個頑童都是笑個不住黃髯回頭一望不免發惱就伸出一條左腿想向他們踢去嚇的一羣頑童向着左右街巷裏亂竄再也不教跟上來了丐兒看見黃髯這般的舉動嚇得也不敢再響儘讓他拉着跑罷了跑了約摸一條巷光景果然尋到了一片酒店黃髯拉了丐兒直望樓上跑去揀了一個靠窗的座位自己先是坐着就叫丐兒也坐着罷丐兒只好瑟瑟縮縮的在一邊坐着真是弄得他莫名其妙堂倌看了也很希奇但是心裏雖是希奇表面仍舊做的沒事一般連忙絞上兩條手巾遞給他們兩人丐兒接了只敢把手巾在面孔上輕輕一抹不敢多措恐怕把手巾污了黃髯向他面上一望就說你面孔上沒有措乾淨啊就

拿自己手裏的一條手巾舉起來向丐兒的面孔上儘力擦着。擦得丐兒痛極幾乎喊了起來。擦罷以後丐兒的面孔越發是秀麗了。倒把一條雪白的手巾揩得和黑炭一般。堂倌也是不敢多響。黃髯就隨意點了幾隻菜。叫堂官快快把酒湯來。堂官答應着去了。黃髯就拉着丐兒的手悄悄的問道。你果真是乞丐麼？丐兒回答道。老爺請你再他不要和我尋開心了。做着丐兒自然是真的。那裏有假的呢？黃髯道。誰知你尋開心。不過我看你的狀貌很像是人家的好子弟。倒沒有丐兒的賤相。啊。丐兒道。老爺我的家裏本來是很富裕的。不過我是不長進。所以就墮落到這般地步了。黃髯很不耐煩的。回答道。老爺老爺怪難聽的。我算老爺你難道是小爺不成？請你不要再把這個稱呼叫我了。我是給你肉麻死咧。我叨長你幾歲。你喊我一聲。哥哥我就够了。做爺是不敢當的。丐兒就唯唯的答應着。這時候堂官把酒菜都送上來了。但是黃髯嫌着酒杯小。叫堂官再換上兩隻大杯來。斟滿了。自己先張開血盆大口盡了一杯。還教這個丐兒不要客氣。儘把酒吸着。把心愛的菜吃着。偷是裝模作樣。我最是不喜歡的。丐兒本來肚裏餓得回虫叫。經不得黃髯一勸。自然放膽的吃了。吃的時候大家都做聲只聽見喝酒和嚼菜的聲音。不多一刻酒菜就要完了。黃髯把快在碗上敲着。叫堂官來再去添上兩大壺酒。四碗的菜重新把杯洗了。然後一面喝着酒。一面和這個丐兒細談起來。黃髯聽了丐兒

的談吐倒很儒雅。他就問着丐兒道：難道你也識字的麼？丐兒苦笑了一聲，就接着說道：要是不識字，我也不做乞丐了。黃髯聽了丐兒的話，只是把頭點着，像是心裏十分感動的樣子。就再問道：你的家裏既然是很富裕的，你却流爲乞兒，這其間一定有一段很傷心的歷史。在着我和你雖是陌路相逢，志趣倒還彷彿，不知道你肯把這一番歷史講給我聽麼？丐兒這時候正夾着一快雞肉嚼着，一時也不及回答，待把雞肉嚼完以後，方始搖一會頭，嘆一口氣道：咳，老哥這一番歷史講起來真要氣死人啊！說來真是話長，要是老哥不怕麻煩，我是很情願講的。丐兒說到這裏，忍不住眼淚簌簌的吊下來。黃髯就勸道：賢弟，你也不要悲傷，你儘把這件事說給我聽。果真有人委屈你，老夫總替你報仇。是了，丐兒就收了眼淚，擱了杯箸，把他自己的一番經歷詳細的說了出來。黃髯也就低頭聽着。丐兒說道：我本姓江，名叫玉笙，是浙江嘉慶縣人。說到這裏，他倒又問起黃髯的姓氏來。黃髯笑着說道：老夫黃姓，髯名什麼地方人？我自己也不知道。請賢弟不必多問，只把你自己的事實說給我聽好了。江玉笙心裏明白，此老實是一個江湖隱俠，倒也不便多去問他的，只好把自己的歷史接着講道：從小我家裏是請着一位西席先生講讀的。我天資是很好，所以不滿十二歲，十三歲早已讀完了。後來把西席先生辭掉了，再到外面學堂裏去讀了七八年書，就跟父親到此地來了。我的父親是

販布的。就在此地城外開着一片布號。生意倒是很好。我跟着父親一到此地。也沒有甚麼事做。就天天到外面去逛着。起先還不過是尋山玩水。清游罷了。後來認識了幾個損友。就引我逛窯子去。我就認識了一個妓女。名字叫珍鳳閣。年紀還只有十七八歲。生得細眉小眼。丹唇粉靨。真是標緻非凡。他是住在中軍弄裏的。當時他的名氣很大。誰也不知道。中軍弄裏珍鳳閣呢。當時有好幾個狎客。想去和他親近。也總是不理會。倒和我。是恩愛非凡。當時卿卿我我的情形。我一時也說不盡。啊。不過我的父親是很嚴正的。我和珍鳳閣的一段孽緣。他是一些都沒有知道。我總背地裏向店裏的賬房先生偷支了幾百金。去和他辦首飾。做衣裳。所以珍鳳閣和我。是格外要好。了。當時我欠了他二千元。的嫖賬。他也並不向我來討。我心裏着實是感激他。所以我就越發喜歡去嫖珍鳳閣。了。不料今年端午節。他的鴇母忽然向我討起嫖債來。了一算。共欠他四千幾百塊錢。我就回到店裏。仍舊向賬房先生偷支去。這位賬房先生。因為數目太大。就拒絕了我。我沒有法想。只好伏在店裏躲債。那裏防備端午這一天。珍鳳閣竟帶了一大隊的娘姨。大姐。宛如似娘子軍一般。直闖到店裏來。要錢。這時候珍鳳閣滿面凶氣。竟和以前的態度是大不相同了。這時候我父親恰恰坐在店堂裏。向珍鳳閣問明了情形。氣得幾乎暈過去。只好替我把四千幾百塊錢的嫖賬算清。珍鳳閣就此揚長而去了。嘴裏還幾

哩。咕。嚕。的。罵。着。說。我。不。要。面。孔。呢。珍。鳳。閣。一。去。賬。房。先。生。也。就。把。我。以。前。所。偷。支。的。欸。子。一。概。報。告。我。父。親。聽。一。算。共。偷。支。了。五。千。金。合。纔。一。算。我。交。給。珍。鳳。閣。竟。是。費。了。萬。金。了。這。好。算。是。荒。謬。極。了。當。夜。父。親。氣。得。飯。都。不。吃。把。我。很。命。的。打。了。一。頓。明。天。朝。晨。他。就。驅。逐。我。出。來。說。從。今。以。後。和。我。父。子。的。關。係。就。此。斷。絕。我。還。哀。求。着。但。是。父。親。總。是。不。許。你。想。我。身。在。客。鄉。舉。目。無。親。去。靠。那。一。個。人。好。呢。左。思。右。想。還。是。去。看。珍。鳳。閣。罷。他。迴。念。舊。情。或。者。是。肯。收。留。我。的。我。就。到。中。軍。弄。裏。去。尋。他。他。倒。果。然。肯。見。我。的。我。就。把。我。現。在。被。父。親。驅。逐。的。情。形。說。給。他。聽。他。突。然。變。了。面。色。向。裏。面。一。走。還。教。許。多。龜。奴。把。我。拉。了。出。來。我。沒。有。法。想。所。以。就。做。乞。丐。了。做。了。乞。丐。以。後。這。個。珍。鳳。閣。我。還。在。路。上。看。見。他。的。我。還。跑。上。去。想。向。他。討。一。個。銅。元。他。非。但。沒。有。結。我。還。罵。我。滾。蛋。哩。黃。髯。聽。到。這。兒。兩。目。流。火。鬚。髯。奮。張。伸。出。了。拳。頭。向。桌。上。一。拍。桌。面。頓。時。穿。了。一。個。窟。窿。嘴。裏。狂。叫。道。豈。有。此。理。豈。有。此。理。嚇。的。堂。官。逃。到。壁。角。裏。周。身。發。抖。一。響。都。不。敢。響。倒。是。江。玉。笙。一。陣。傷。心。又。把。眼。淚。落。下。來。了。黃。髯。把。他。推。着。道。大。丈。夫。有。德。不。忘。有。仇。必。報。哭。有。什。麼。用。呢。說。到。這。裏。就。從。袋。裏。掏。了。一。把。銀。錢。向。檯。上。一。擲。拉。着。玉。笙。望。外。就。跑。

第三回

罵活畜浴堂裸戰

救窮人旅舍悲歌

却說黃髯拉着玉笙一路的跑。大家都是默默的。不講一句話。玉笙心裏也不明白。黃髯拉着他。

到那裏去。只是不好多問。跟着他走罷了自己。還想我自從做了乞丐以後。從沒有一個人還來憐惜我。就是我自己也料是終要流落死的那裏。知道這一天會碰着這一位黃髯大俠。他非但不把我這個乞丐看輕。倒好像還把我當做知己看待。多分是我江玉笙。命不該絕。罷他一路跟黃髯跑。一路再細細的想。覺得很是快活。一些都沒有憂懼了。加着今朝的餓肚皮裏。忽然間。袋滿了魚肉酒飯。兩隻腿跑起來。愈是有力。所以黃髯雖是跑來快。玉笙緊緊追着一些都不吃力。倘是肚皮裏仍舊像前幾天空空洞洞的。餓着。恐怕他現在一步都要跑不動了。玉笙正在跑着想着的當兒。黃髯驀地裏把他一拉。跑到了一家衣莊店裏去。玉笙真是弄得沒頭沒腦。只見黃髯立在店堂外面。儘把牆上所挂的各色衣裳。一件一件的揀個不住。一眼還向玉笙上下打量着。後來看中了一件很漂亮的長袍。就叫店裏的夥計拿了下來。問要幾塊錢。夥計把價目還報了。黃髯點點頭。叫他再拿了兩套衫褲出來。一起算了。幾錢付給夥計。就一手夾着許多衣服。一手拉了玉笙。再走。玉笙忍不住問道。老哥。你買了這許多衣裳。什麼用。黃髯冷冷的回答道。是給你着的。玉笙連忙說。這是我萬萬不敢當的。我受了你一飯之恩。已經算是異數。那裏還敢受你錦袍之賜呢。老哥。我求你把這些衣裳自己用罷。我是再也不敢受的了。黃髯笑道。你是一個讀書人。總應該有些雅氣。何以也是未能免俗呢。況且老夫天

生着這一副粗野體貌。配穿這些光緻緻的衣衫。麼玉笙就說你就是。要買衣服送我。我就是粗布的。我也心滿意足了。何必。要買得這般講究。難道穿了教我要再去送窰子麼。黃髯聽了玉笙的話。倒是笑了起來。就拍着玉笙的肩膀說道。玉笙你不要多嚕咕了。我自。有道理啊。虧你歡喜送窰子。所以鬧到這般地步。你還要提起着送窰子的話。哩。難道你總忘不了這個珍鳳閣小姑娘麼。黃髯說到這裏。禁不住狂笑起來。說的玉笙也好笑了。倒惹得走路的人多注目。起來。試想一個長身髯翁。拉了一個年輕丐兒。在路。上這般的放浪。不是教人很奇怪的麼。他們兩個人。都帶着笑。向前亂跑。看見前面正有一片浴堂。開着黃髯就對玉笙說。我們洗澡去罷。玉笙只好答應着。說好的。兩人走了進去。剛把衣衫脫光。堂倌送了兩條黑而且破的浴布上來。玉笙接了自己想。我是一個骯髒丐兒。只好用這種浴布來擦身了。所以也不敢說什麼。倒是黃髯接了。面色頓時一變。立即把浴布撕個粉碎。一片一片的。宛像是黑蝴蝶一般。再吧堂官一扭。掀倒地板上面。自己赤裸裸的。騎在他的背上。伸起一隻鐵臂。握著大拳。不問情由的。向堂官耳光上亂打很很的。罵道。畜生。你知道老子是什麼人。配把這種浴布揩身麼。你因為我的同伴。衣衫不完好。像一個乞丐一樣。你就要看輕我們了麼。他現在雖是這般形狀的。進來。你試看他再那般形狀的。出去。我今天一定要把你帶着一隻狗眼的。活畜生打死說着。